

清宮善本裝幀形制與特色

李英

北京故宮博物院及本院藏書來源皆以清宮舊藏為主，故而書籍外觀既華麗又典雅，正如同「護帙有道——古籍裝潢特展」絕大多數展件一般，處處散發獨特的宮廷特質。而就裝幀層面言，不但線裝、經摺裝、梵夾裝等清代較流行的裝幀形式有所運用，其餘包背裝、卷軸裝、蝴蝶裝、推蓬裝、冊頁等在清代民間已較少見的書籍裝幀方式亦在所多有，筆者以在北京故宮從事書籍修復工作時所見為實例，除依例詳解清宮書籍裝幀形式之外，更以之為本，進一步呈現清宮善本裝幀的多元風貌。



中國書籍的裝幀有其一定的進程，保護書籍、防止損壞、便於使用，是裝幀的初始目的之一，當為保護而發展的裝幀效果達到之後，如何在保護的前提下，進一步裝飾及美化書籍，自然成為「裝幀」的連帶效

用之一；而隨著社會發達，群體意識逐漸形成並有所發展之後，色彩、材質的使用，甚至規格、形式的種種制約，漸漸使得書籍外觀，因不同的使用者而有所區別，筆者所見的清宮舊藏書籍便是一例，而其中更以清內府

新編書籍，因多數隸屬於皇家所用，在恪遵嚴格製作準則的背景之下，所呈現的獨特形貌最引人矚目，除一般的典雅華貴之外，多元的裝幀形式也是其中最值得稱述的。以下以線裝、經摺裝、梵夾裝、卷軸裝、推蓬裝、

蝴蝶裝、包背裝、冊頁裝，以及毛訂等各式裝幀為綱，分舉清內府編刊書籍實例，細說清宮善本的裝幀特性。

線裝

線裝在明末清初時幾乎已經取代包背裝，成為最為普遍的書籍裝幀形式，尤其是清順治以後。由於包背裝的書背極易破損，因此開始有人改用兩張和書頁同樣大小的書衣分置書的前後，先在書腦處用紙撚固定，然後再打孔穿線，縫綴而成。線裝發展

時間雖較晚，但技術及實用層面較之其他皆高，不但便於翻閱，外觀更具特色，加以不易破散，堅固耐用，即使是殘破損壞的書籍經修復後再次裝訂，也可以恢復到原來的裝幀形式，是以清代以來從民間到宮廷皆大量使用，筆者所見的清內府編刊書籍，也不例外。

因線裝有堅固耐用的相對優勢，是以清內府新刊書籍之中，絕大多數採用線裝，而上皮、扣皮、筒子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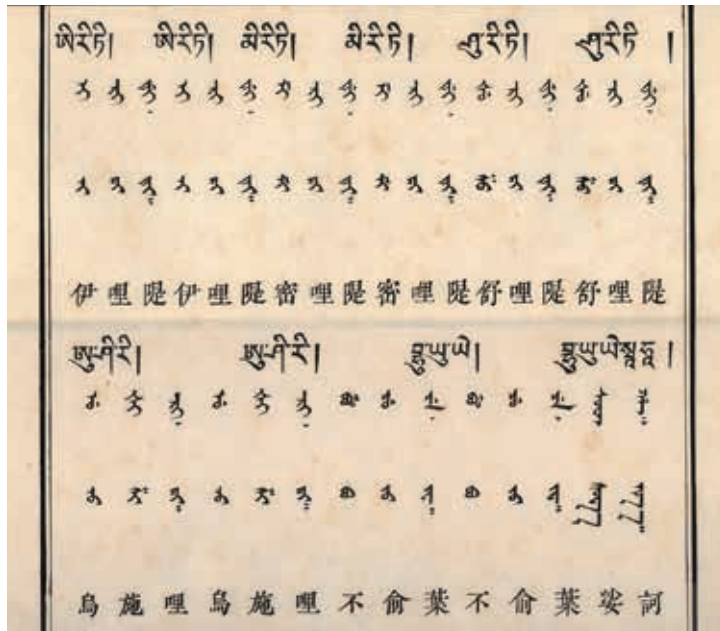
則是書皮常用的三種方式，另搭配黃、白雙絲線裝訂，以及一般民間少用的絲織品做包角，在書籍外觀上已明顯與一般民間刊行書籍有別。至於裝訂，除常見四眼外（圖一），清內府書五眼、六眼也屢見不鮮，例如朱絲欄精寫滿文本《大清國史功臣列傳》、朱格寫本《大清穆宗毅皇帝本紀》即採五眼裝訂；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滿蒙漢合璧本《蒙文指要》、清康熙刻本《明詩綜》一百卷、《漁洋山人著述》四十卷、清雍正三年刻本《靜惕堂詩集》四十四卷和清乾隆四年刻本《明詩別裁集》十二卷等則都是六眼裝訂，其非採最常見的四眼線裝的原因，從開本看來與書本身尺寸關係不大，或許是追求樣式的多樣化。

經摺裝

將本是長卷的佛經，從頭至尾地依一定寬度連續左右摺疊，再在前後各配木板，或用厚紙板為裏，外敷各色絲織品做封皮（經面）即經摺裝，也稱摺子裝。經摺裝至晚應出現在五



圖一 《後西遊記四十回》書面 清內府精寫滿文本 四眼線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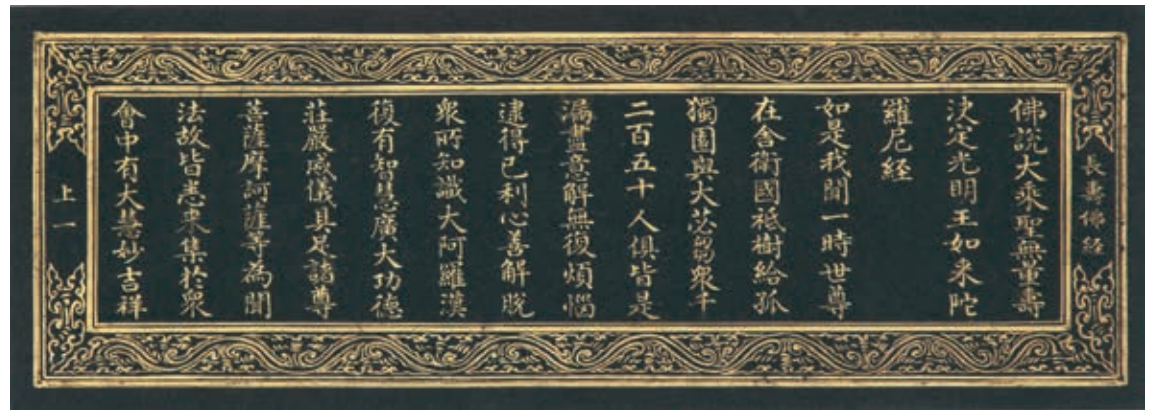
圖六 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 清乾隆年內府刻藏滿蒙漢合璧本 推蓬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 清乾隆11年高宗弘曆寫本 卷軸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 清乾隆元年元旦高宗弘曆寫本 經摺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《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》 清泥金寫本 梵夾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《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》 清泥金寫本 梵夾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審美與的根本原因，其形制一般來說大皆採傳統的長方形，尺寸大小不一，亦有方形經摺裝的，品類較少。（註一）（圖二）

梵夾裝

「梵夾裝」並非傳統漢地書籍裝幀演變，而是經由古代印度所傳入。梵夾裝，或稱貝葉裝，由於早期印度使用貝多羅樹葉來書寫梵文佛教經典，故而形成。一般梵夾裝，大皆將寫好的長方橫幅經典疊放之後，然後在左右各穿一洞，以繩穿之固定，然後上下再以木板夾起保護。清內府編刊書籍之中貝葉裝之例亦多，多使用在藏文、蒙文等少數民族語文佛典書籍中，不過正因為是佛典，以絲織錦袱包裹，並配上精緻的外裝具，也是清宮梵夾裝佛典的特色之一。（圖三、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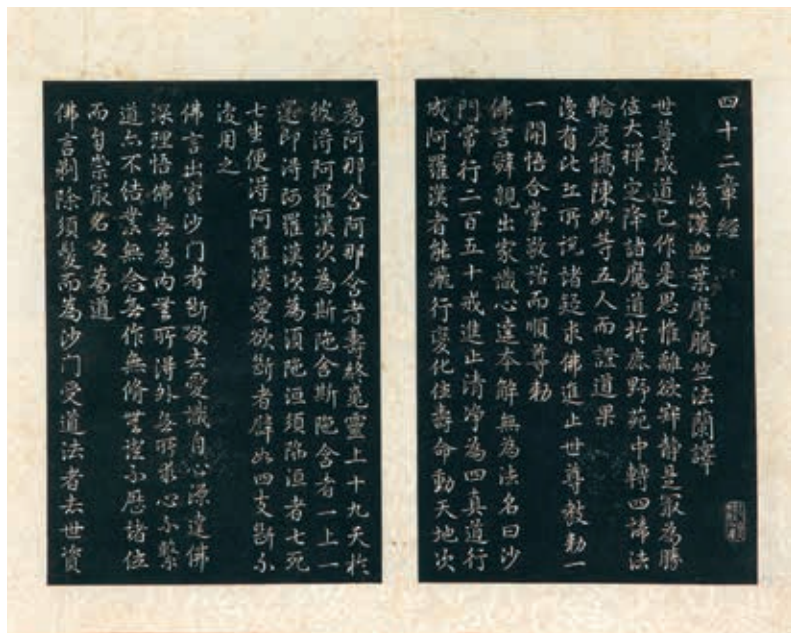
卷軸裝

用紙寫的卷軸書，稱「卷子」，盛行於南北朝以迄唐代之間。此種裝幀方式，清內府古籍中並不多見，不過凡使用此法裝幀者，則較之其他書

籍更為精美，例如乾隆御筆本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（圖五）、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皆使用上乘綾或織錦做包首，古色紙或藏經紙做引首，配上無界欄的高級書寫經文箋紙，以及黃綾隔水，與經文長短比例相當的尾紙，搭配合宜的包邊、撞邊，以及象牙、青玉、白玉等做的書別子，精細的五色流水八寶縛帶、海水江涯縛帶等，在在使得經卷本身就是一件精彩絕倫的藝術品。

推蓬裝

推蓬裝一般較常使用在書畫類，清內府刊行書籍中僅見少數民族文字書籍中採用此裝幀形式，例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、《御譯大雲輪請雨經》和《五位護法神儀軌》。這些宗教經典，從外觀上看不出與經摺裝的差別，不過翻開之後卻大不相同，經摺裝必須左右翻頁，但推蓬裝則是前後上下翻頁，而書名橫書也有別於傳統的直書，今日市面上可見的書籍裝幀專書一般鮮少提到推蓬裝，主要大概是因為少見的緣故。（圖



圖十 《四十二章經》 清內府據乾隆17年高宗弘曆御書拓本 冊頁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《大清太宗文皇帝聖訓》 清乾隆刻本 包背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 《進士登科錄》 內頁 清順治12年內府刻滿蒙合璧本 蝴蝶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《進士登科錄》 清順治12年內府刻滿蒙合璧本 蝴蝶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六)

蝴蝶裝

蝴蝶裝是由經摺裝演化而來的，外觀與包背裝並無差別，大約出現在五代後期，盛行於宋代。蝴蝶裝不用線釘，而是採用漿糊粘貼書背，版心向內，單口向外，文字對文字摺葉，書口與書口之間用漿糊粘連的方法製作。書本展開之後，書葉兩旁各半，翻動時猶如展翅的蝴蝶，因此而得名。蝴蝶裝的優點是可保持大幅圖畫畫面的完整性，不會出現隔葉斷面，但閱讀時須連翻二葉（無字面），相當不便。清內府本《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》、清順治十二年內府刻本《御製資政要覽》、清順治十二年內府寫刻的《中式滿蒙舉人會試題名》、《光緒十年八月十七日戊子望月食圖》等書都是蝴蝶裝形制。（圖七、八）

包背裝

包背裝是在蝴蝶裝的形式上加以改良而成。由於蝴蝶裝書葉後半葉的背面和第二葉前半葉的背面不相連接



圖十一 《奉敕除妖、祛邪應節》（總本） 清南府抄本 毛裝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毛裝

毛裝，其意僅指以紙撚粗裝而已，故尚不能算作一種獨立的裝幀形式。毛裝特點是摺葉和裝訂方法同包背裝，都是以版心為軸線，合葉摺疊，集數葉為一疊，整齊書口，然後在書脊內側打兩眼或四眼，用紙撚裝在一起成經摺裝樣。與經摺裝最大的不同是經摺裝一版可以疊五—八個摺葉，然後全部粘在一起成一冊書，但冊葉裝是每一開（書之兩頁為一開）為一版，一開一開地粘在一起。在清內府圖書亦包含有冊葉，比如清嘉慶元年泥金寫滿漢合璧進呈本《太上皇帝筵宴慶隆舞樂章》、清乾隆年泥金寫藏滿蒙漢合璧本《諸佛事略圖說》、清雍正年張照寫本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、清高宗弘曆寫本《八大人覺經》等。（圖十）

結語

清代內府本著中國傳統書籍裝幀形式，以天府雄厚的財力、一流的工匠、高貴的材料，不僅僅推動了書籍裝幀藝術的發展，同時也形成了清宮藏書體系特有的風格，更重要的是這些稱得上製作多樣奇巧，工藝精美絕倫的獨特珍品，在今日大皆保存完整，為中國書籍裝幀發展史，提供最珍貴的實例。

作者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員

註釋

1. 朱家潛，《兩朝御覽圖書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一九九二，頁一五四—一六〇。